



●普希金/著
●秦 艳/译
YALISHANDA
PUXIJIN
MIMIRIJI

普希金秘密日记

珠海出版社

普希金秘密日记

亚历山大·普希金/著

秦 艳/译

珠 海 出 版 社

△ 本书原系俄文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836—1837 秘密日记》(ISBN 0—916201—02—3),由美国 M.I.P. 出版公司出版(美国明尼苏达州,55427,明尼阿波利斯市)

△ 中文版由美国 M.I.P. 出版公司授权,根据 1986 年英文版译出。(ISBN 0—916201—07—4)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普希金秘密日记/普希金著

ISBN7—80607—566—6/I·239

I 亚……

II 普……

III 外国文学—俄罗斯—当代

IV .512.074

亚历山大·普希金秘密日记

普希金 著

秦 艳 译

终 审:成 平

责任编辑:力 群 田大军

装帧设计:田大军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地 址: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 4 层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5.625 字数 10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定 价:1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亚历山大·普希金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大发现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1837 秘密日记

内 容 提 要

俄国著名诗人与作家亚历山大·普希金 (1799—1837) 在一场决斗中受了致命伤, 对手是他的连襟和情敌。他在死后留下了一部用密码写成的秘密日记, 后来被发现, 并于二十多年前被偷运出前苏联。

围绕着这部日记, 一直有许多思考与谜。根据传说, 普希金在遗嘱中规定, 这部日记要等到他死去以后 100 年才准发表。有些人宣称这部日记根本不曾存在过。也有人认为这部日记是真的, 其中明明白白地忏悔了普希金同妻子、两个妻姐和其他一些女人的亲密关系, 而正是这种关系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日记中记载的这些令人惊愕的事件与反思, 揭示出普希金一生中未为人知的细节——它们描述了 19 世纪“俄国的唐·璜”的生活。



真伪难辨的《普希金秘密日记》

——中译本序

林骧华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生于1799年6月6日，1837年2月8日在决斗中受了致命伤，于2月10日去世，享年38岁。他的一生虽说短暂，但是生前名满天下，死后哀荣不衰，也算是足够了。他的文学创作可谓俄罗斯近代文化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他在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也许是难以磨灭的，堪称“俄罗斯文学第一人”。我至今还记得在初中读书的时候，读到过他那首名诗：“在西伯利亚深深的矿井中／请坚持你们高傲的忍耐……”当时真的读得热血沸腾。

星转斗移，随着世界的相互开放越来越透明，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在今天的时代，无论在地球的哪一块地方，文学家已经从英雄的宝座上退位。在人们的心目中，经典的文学名著仍然是名著，但是作家不复是过去心中的作家了。普希金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他不再是经过涂脂抹粉的神，他是伟大的诗人，但也是有缺陷的普通人。

于是出现了这本《亚历山大·普希金1836—1837秘密日记》。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1837 秘密日记》由米哈依尔·阿尔马林斯基于 1986 年在美国的 M. I. P 出版公司出版。阿尔马林斯基系俄罗斯作家、诗人，1977 年离开前苏联，定居美国。从 1964 年开始，阿尔马林斯基重点研究色情文学，尤其深刻地研究色情文学中的情感和思想。

《普希金秘密日记》引起了许多争论。为此，大卫·巴耶夫斯基 (David Bayevsky) 撰写了《普希金研究别裁》(Parapushkinistika)，此书以已发表的各种评论和资料为基础，考察普希金的非正统形象，以及他一生中一些特殊事件，这些特殊事件是传统的“普希金研究”难以接受和理解的。巴耶夫斯基的书中还收录了许多关于《普希金秘密日记》的俄语评论文章。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评论文章发表在俄国的几家主要报刊上。评论汇编全面地揭示了俄国文学正统体制愚蠢地利用普希金作为一个普遍的偶像，让全民族来盲目崇拜。《普希金研究别裁》既是可读性很强的讽刺故事，也可以当作严肃的文学研究著作来读。

《普希金秘密日记》是一本奇特的书，因为在俄国，不出版这本书被看作是一种果敢行为。至今为止，此书已出版了 16 种文字的版本，其中包括俄国的俄文盗版本。1997 年，俄国有人称之为俄罗斯的“一场瘟疫”。



二

1996年11月，美国M.I.P.出版公司来函推荐《亚历山大·普希金1836—1837秘密日记》。该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在俄国有争议的诗歌和散文体作品。出版者迈克尔·佩尔茨曼(Michael Peltsman)说：“1999年将是普希金诞辰200周年，届时全世界都会有纪念活动，如能出版中文版，可谓适逢其时。”“此书已出版俄文版(美国，1986；前苏联盗版选载，1994)、英文版(美国，1986)、意大利文版(1991)、德文版(1992)、法文版(1994)、希腊文版(1995)、拉脱维亚文版(1996)、荷兰文版(1996)、西班牙文版(1996)、冰岛文版(1996)。在美国，英、俄两种文字的版本已分别重印了六七次。”

“普希金在同他的连襟兼情敌的决斗中受了致命伤而死去，留下一部用密码写成的秘密日记，后被发现，并于1976年被偷带出苏联。”

“围绕着这部日记有不少谜团。传说普希金本人在遗嘱中规定，这部日记要等到他死后100年才准许发表。但有些人声称根本不存在这样一部日记。”

“这部日记确实存在。日记里坦白了普希金同妻子、两个妻姐、其他许多女人之间的性关系，这给他带来了悲剧式的结局。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和人们对此的反应，揭示了普希金一



生的生活中未为人所知的细节，显示出他是 19 世纪俄国的‘唐·璜’。”

1996 年 12 月，我在读完全书之后，向迈克尔·佩尔茨曼发去传真，要求证实此书并非伪书，希望能见到论证文章。同一天，迈克尔·佩尔茨曼在回复的传真中说：“本书的背景情况已在书中《必要的前言》中说明。关于俄国新闻出版界对此书作者究竟是谁的激烈争论，M.I.P. 公司刚刚出版了《普希金研究别裁》一书。”并告知：“我们在得到这部署名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手稿后就将它付诸出版。出版者感兴趣的事是出书，争论书的真伪是批评家和学者们的事。”“许多国家的出版商对此书感兴趣，瑞典、丹麦、巴西、阿根廷的版权转让也正在洽谈之中。”1997 年 4 月，迈克尔·佩尔茨曼发来传真，告知韩国已出朝鲜文版。

1998 年 1 月和 2 月，迈克尔·佩尔茨曼发来电子邮件，告知台湾的中文繁体字版已在杂志上节译发表，葡萄牙文版也已出版，捷克文版正在翻译。6 月 22 日，他又在电子邮件中告知：“莫斯科主要的日报之一《莫斯科青年报》6 月 6 日（普希金诞辰 199 周年）发表一篇长文《秘密的普希金》，声称俄国人对《普希金秘密日记》的反应可以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西尼雅夫斯基的《与普希金一起散步》的反应作类比。这篇具有深度的文章实质上想说的是：12 年来俄国报刊上经常为这部几乎无人



有机会阅读的书争论不休，而现在终于是出版这部《普希金秘密日记》的时候了。”9月4日的电子邮件中又说：“俄国报刊上又有了许多文章，因此准备在年底出版《普希金研究别裁》增补第三版(俄文，240页)。

三

伟大的诗人是时代的歌手，他的作品表现时代精神，这一点是普希金当之无愧的，毋庸赘言。

但在另一方面，“普希金是爱情的歌者。他从自己一生所接触的女性身上发现美，摄取美。他领略过爱情的欢乐，也经受过失去爱情的痛苦，他不断地从和女性的交往中，提取美好的情感。”(卢永《普希金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这段话说得比较婉转，实际上，从普希金的许多诗作和其他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普希金是一个滥施爱情的人，走到哪里就爱到哪里，看到漂亮的女子就一见倾心，“我爱你”脱口而出，就像呼吸一样随便。当然，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他“死死地爱上了皮蒂娅·戈里琴娜大公夫人”，爱上了阿捷里、阿玛利亚、沃隆佐娃、克恩、奥西波娃、奥列宁娜、卡尔梅克女郎、索班斯卡娅……事实上这张名单是很长的。

我们很容易凭着普希金那些反对封建专制政治、追求民主



pu xi jin mi mi ri ji

和自由的优秀诗篇，将他定位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但是普希金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另一回事。他写的《我的墓志铭》说：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
和爱情结伴，慵懒地度过欢快的一生，
他没做过什么善事，然而凭良心起誓，
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

（韩志洁译）

以往我们对普希金的评价过于从政治着眼，而忽略了他性格中的其他方面。普希金的情人之一、美丽的安娜·彼得罗芙娜·克恩（又译凯恩）有过三篇回忆录（见凯恩《普希金情人的回忆》，张铁夫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普希金将最美的一首爱情诗献给她：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
你飘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宛如纯洁美丽的精灵，
宛如昙花一现的梦幻。

.....

（张铁夫译）

6

克恩在回忆录里对普希金有以下一些描述：

“他的态度变化无常：时而兴高采烈，时而郁郁寡欢；时



而胆小拘谨，时而粗鲁无礼；时而异常亲热，时而极其烦闷。总之，你无法猜度一分钟以后他的心情会如何变化。”

“普希金很喜欢打纸牌，说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他跟所有玩纸牌的人一样，也是很迷信的。”

“……热衷不同寻常的娱乐为社会生活标志的那个时代。……那群生性愉快、无忧无虑、藉幻想幸福度和极力逃避艰苦劳动的诗人。在这批诗人中，我的印象特别清晰的是普希金、杰尔维格和格林卡。”

“普希金的文艺作品在提高社会审美感的同时，也唤起人们开动脑筋、大张旗鼓地寻欢作乐（有时则是大吃大喝）的愿望。聚集在普希金周围的这批有才干的作家和朋友也许比当时社会上的人更具有俄国贵族那种无忧无虑、纵酒享乐的性质。”

“普希金常常流露出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这位伟大的诗人并不是没有奇怪举动的，……”

“普希金对善行的反应尽管十分热烈，却并不醉心于妇女身上的这种品质；更使他迷醉的是她们的机智、华美和漂亮的外表。”

“普希金之所以更醉心于女人的华美而忽视她们高尚、纯朴的性格，当然是由于他对女人的看法不好，这种看法同那个时代完全合拍。”

“我认为他十分轻率，过于自信，尽管他才华横溢（这是举世公认和不容置疑的）。但说真的，他并非总是通情达理，有时甚至是不聪明的。”



pu xi jin mi mi ri ji

“我还记得他的一个性格特点，我认为这对他是有害的：我认为，同真正深厚的爱情相比，他更迷恋于漂亮的外表，对那种卖弄风情、讨他喜欢的劲头更感兴趣。”

克恩同普希金的友情历时 17 年之久。她对普希金的上述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普希金对克恩评价很高：“您想知道克恩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她风度优雅，洞察一切，容易忧伤，也同样容易解忧；她态度谨慎，行动果敢，但同时她又美得出奇。”）普希金自己在一首诗里还写过：

你说得对，难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

比美丽的女人显得更为重要？

（以上引文均见《普希金情人的回忆》）

根据普希金的生平活动资料，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很理想。妻子娜塔丽娅同样出生于贵族家庭，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著名的美女，她热衷于社交、舞会，而对普希金的文学天才却不甚关心。因此，在向出版商争稿费的时候，“普希金为满足奢糜成性的妻子的贪欲，开价更高，连斯米尔津也不禁叫苦：‘总共不到三页纸的三首小诗，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竟要我 15000 卢布！’有时普希金让妻子直接出面交涉，迫使斯米尔津忍痛屈服。”而与此同时的克雷诺夫，每篇寓言作品的稿酬才 500 卢布。“在私人通信中，普希金说得更加坦率。1823 年，他致书诗人彼·维亚泽姆斯基：“我看待我已完成的长诗，就像鞋匠看待一双靴子：卖来赚钱。”（蒋路《俄国文史



漫笔》，东方出版社，1997年）

普希金的性格是复杂的，揭示他的复杂性格，暴露他的许多弱点，甚至是道德缺陷，这丝毫也不会损害他的天才诗作的意义和价值。相反，详细了解普希金思想、性格、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能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

四

在这本《普希金秘密日记》里，大量的篇幅记录了他同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性关系，间杂着一些他对女人、婚姻、性活动的看法，以及他的心理和感受，还包括了忏悔的心情，其中也不乏玩世不恭的社会评论。每一篇日记，无论记录事情还是抒发思想感情，都从细处着笔，十分生动，有时使人感觉到像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关于这部日记的真伪问题，自然还有待于俄国文学学术界的进一步考证，但是字里行间阐发的一些思想，倒也颇令人玩味或深思。

关于普希金本人的形象问题，我们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应该达到和具有一些基本概念。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沙俄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的奢靡风气倘若在普希金身上反映出来，应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更不必代他感到名誉受到损害。一个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养成了多重性格，这也是正常现象。评价一个作家，主要是看他的作品，况且其人作古已经162年，其创作之外的种种，似乎并不是我们主要考虑的因



pu xi jin mi mi ri ji

素。在对作家生平的研究方面，资料当然是越多越好，而考证史实真假，可以引发新的见解，有益无害。这些概念，无论用于研究普希金，还是研究其他外国作家，大概总是可资参考吧。

译者

1999 年 5 月



必要的前言

米哈依尔·阿尔马林斯基

1976年，我决定移居美国。为了筹钱支付政府所要的出境签证费用，我开始出售自己的藏书。

朋友们、熟人们，接着甚至是陌生人，都川流不息地来到我的房间，热心地买我的书，这些书在苏联都是人们常常想要而很难得到的。陌生人中有一位相貌堂堂的老年男子，自称是我的一位早已记不起名字的熟人的熟人。然而，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不在乎来人是谁，只要他们买我的书就够了。

来客自述名叫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我发现他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旧时代的光芒，这种光芒并未随着岁月的消逝而褪色，反而闪耀得更明亮了。

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挑选了几本俄国历史著作，但是我的要价使他发窘，他未带足够的钱，所以只买了一本书，并且说他第二天晚上还会再来买剩下的几本。翌日他如期而至，我们便聊了起来。我邀请他喝茶，他很愉快地接受了。



他那洁白的牙齿不停地磕碰着茶杯边沿，于是他难为情地解释说，他还不习惯新装的假牙。

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迟疑地问我是否要离开这个国家，我说，“只要他们允许。”他变得明显活跃起来，在明白了我的意图之后，茶杯与他的新假牙之间也协调了，不再相互碰撞。

在我们的谈话中间，我得知他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社区的公寓里。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研究的历史时期是19世纪上半期。

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他提出要看我的诗作。我给了他几张纸，纸上是我写的诗。他并未当着我的面读这些诗，而是将纸卷起来，小心地放进他的外衣里面口袋。他说要带回家去读。我很高兴他那样做，事实上我很喜欢他。他身材瘦削，动作灵活，从背后看很容易误认为是个中年人。只有他的脸、脖子和手无疑显示出他已是高龄。

两天之后，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再度来访，我们在一起谈诗，长谈直到深夜。他问我是否打算将自己的手稿带出国，我告诉他，我将通过荷兰大使馆将手稿送出去。

接着他要求我将他的手稿也带出境。关于他的手稿，我问他几个问题，他庄重地向我保证说，手稿不是他写的，里面也没有反苏维埃的内容，它仅仅是对一部19世纪30年代晚期的日记所作的个人注释。这些注释是用密码写的，而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倾注了多年的心血来解开这些密码。特别困难的是，这部日记除了有一些俄文单词和短语之外，全部用法语写